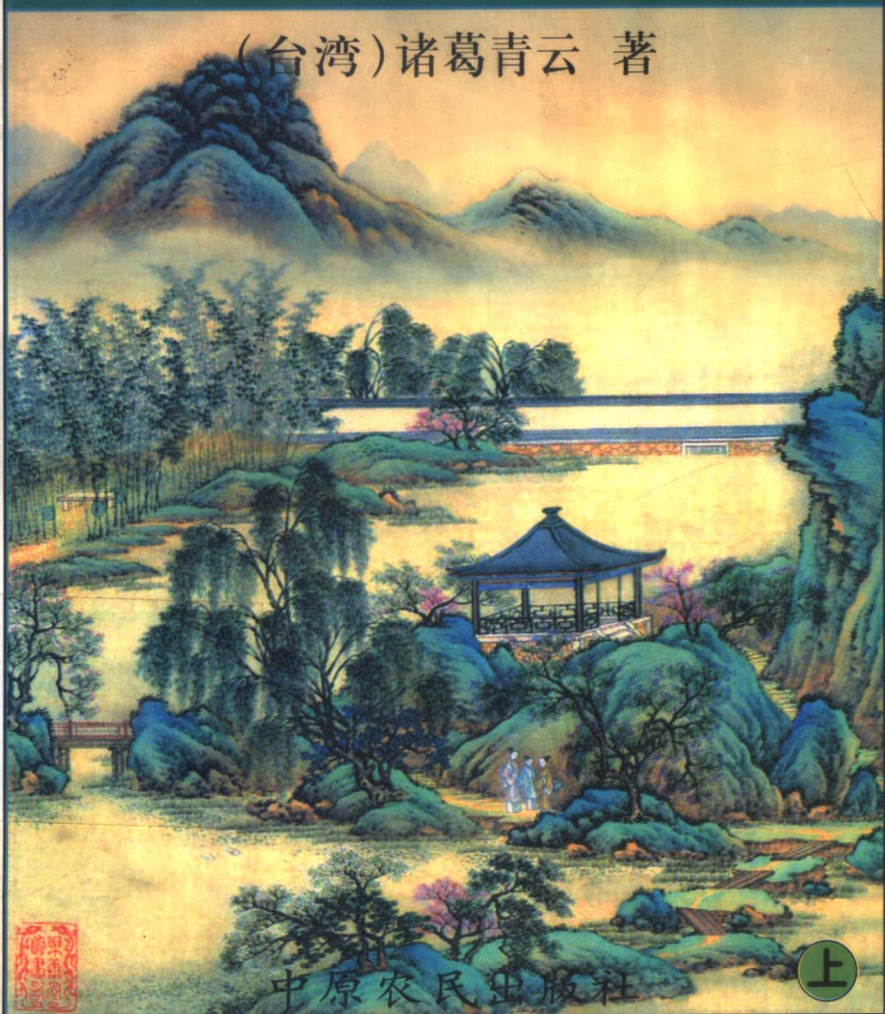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血腥蘇城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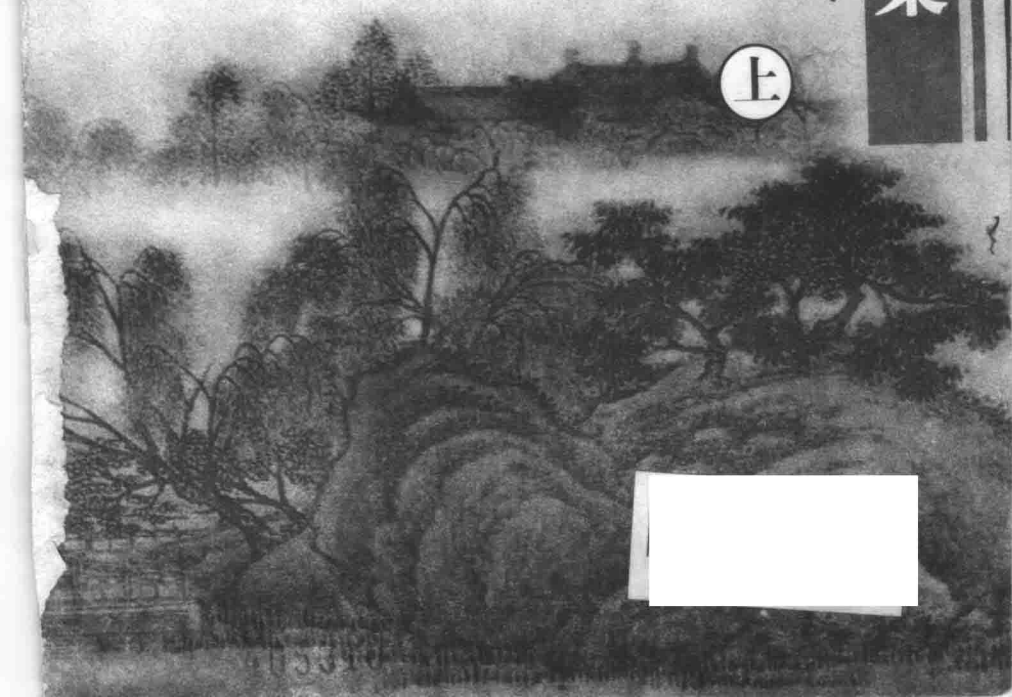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上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血腥苏城

上



前 言

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中，塑造了名冠“武林十三奇”的诸、葛双仙，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。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，实乃作家本人“诸葛青云”之自比。的确，自1958年，诸葛青云涉足“江湖”，发表处女作《墨剑双英》，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《紫电青霜》、《天心七剑荡群魔》姊妹篇，名噪“台港”，为其赢得巨大声誉，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，与卧龙生齐名的。60年代初，古龙刚事创作，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，遂向金庸、诸葛青云“取经”，学习文采诗意，并重人物刻画，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，终成“新派”大家。

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，其名家既能融合“北派五大家”之优长，又能各出机杼，转形易胎而作。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，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，他才华横溢、想象奇诡。其作品文字笔法、写景状物、人物塑造、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，又能创新发展，因而更能引人入胜。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，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，台湾无人能出其左；说到奇幻，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、神魔斗法，却另有奇妙，更具魔幻、奇异的色彩。在《紫电青霜》中，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，且清音婉转，颇具辩才，更能与人谈诗；而以流传千古的《满江红》、《正气歌》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“六贼妙音”真可谓奇思妙想、别出心裁；文中“祭剑”、“三蛇生死宴”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，使人大开眼界。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，非大家不能为也。

诸葛青云善写情事，其“风流多情”直接承继于北派“言情”高手朱贞木。然而“情”到了诸葛青云手中，更显恣肆浪漫，更显风流多元。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其前期作品如《半剑一铃》、《折剑为盟》、《铁剑朱痕》、《弹剑江湖》等书，均以“剑”为名；而后的作品如《豆蔻干戈》、《玉女黄家》、《劫火红莲》、《五凤朝阳》、《红剑红楼》、《咆哮红颜》等，则皆有红粉妆点。利剑配佳人，刚健衬袅娜，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，总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。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，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，皆风流蕴藉，令人心仪；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，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，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、冶艳狎姿，更是刻画入微、纤毫毕呈。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“情”入手，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、狰狞恐怖也是因“情”而生。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“由情生孽”。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。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：喜、怒、忧、惧、爱、憎、欲。端的好一个“情”字了得。

同时，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，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。因此，能充分发挥其“文采风流”的专长，小说写得潇洒俊逸、文采斐然。像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，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，挥洒自如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，又满篇的诗词歌赋，才有台湾“才子佳人第一人”之誉。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，堪称台港“双璧”！

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。时至今日，这些波澜壮阔、气韵生动的作品，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，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。可谓青云不老，常读常新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血腥污阊门	风雨罩苏城	 (1)
第 二 章	骷髅竖当道	阎王拦马前	 (22)
第 三 章	十招生死搏	一度鸿门宴	 (46)
第 四 章	剑辣人更刁	山险手尤狠	 (70)
第 五 章	一招回环剑	两颗血淋头	 (99)
第 六 章	万山万重险	一步一惊魂	 (126)
第 七 章	虎虎掌风啸	朵朵剑花开	 (140)
第 八 章	互炫真功力	各逞巧心思	 (177)
第 九 章	神医遭杀害	三剑会苏城	 (201)
第 十 章	技穷狐尾现	智胜雪沉冤	 (231)
第 十 一 章	孤身犯虎穴	独臂挽狂澜	 (265)
第 十 二 章	地窟救巾幅	密室困泉雄	 (301)
第 十 三 章	剑峰争生死	掌劲止干戈	 (321)

目 录

- 第十四章 道消偃旗鼓 魔掌舞爪牙 (331)
- 第十五章 拚将热血洒 勇抗倾巢敌 (369)
- 第十六章 大侠丧志歿 枭雄抱恨生 (394)
- 第十七章 狠心种恶因 伤愈收恶果 (410)
- 第十八章 长街流侠血 绝地遇高人 (443)
- 第十九章 几番生死间 一段美满缘 (467)
- 第二十章 俊侠双美拥 艳妇绝艺成 (475)
- 第二十一章 边疆侠名著 中土血腥闻 (517)
- 第二十二章 妖妇诡谲变 掌门怒膺填 (540)
- 第二十三章 魔窟闯墙斗 妖女生死难 (569)
- 第二十四章 闯龙潭虎穴 冲剑雨刀林 (594)
- 第二十五章 剑气冲天啸 掌风匝地寒 (604)
- 第二十六章 剑芒冲霄汉 血流匝地红 (645)

第一章 血腥污閨門 風雨罩蘇城

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，也許是山川靈氣所鍾，蘇杭二州，由來即多美女。

由於這故事是發生在蘇州，所以這兒暫時撇開杭州姑娘不談，而只談蘇州美女。

凡是去過蘇州的人都知道，蘇州姑娘膚色之美，遠非其他地區的女人所能及的！

白嫩的膚色，加上清秀娟美的面貌，和婀娜多姿的身材，已經够令人悠然神往的了。但這些都不談，只要听听那一口既嗲又甜的阿依軟語，就有若醍醐灌頂，足够你全身都輕飄飄地，舒服个老半天的。

這是三月下旬的午後，也正是文人筆下“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”的暮春時節。

蘇州閨門外，來來往往的紅男綠女，摩肩接踵地，有如過江之卿。

這批紅男綠女中，出城的是往郊外踏青，入城的則大都是業已盡興而倦游歸來之士。

當然，也有不少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浮滑少年，並非是為了踏青，而只是借機會對踏青的姑娘們評頭論足，或伺機放以輕薄的。

就在入城的行列中，有一位身着青色衫裙的青年美婦，

特别引人注目。

此人外表看来，约莫三十出头年纪，瓜子脸，画眉眼，鼻如悬胆，唇若新菱，那面部轮廓，与身材之美，以及那走路时，摇曳生姿的动人丰韵，即使是对审美特别苛刻的人，也不容易挑出一点毛病来。

这里所谓不容易挑出一点毛病来中的“不容易”三字，自然是意味着，这青衣妇人之美，并非十全的。

如果你不被她的美艳所慑，而能略加注视，就能发现她的肤色，似乎白得过份了一点，而且，她那肤色之白，并非像一般“苏州”妇女那种得天独厚的白，而是似乎缺少血色的白，也就是一般的所谓苍白。

同时，她那一双黑白分明，应该是对男人们具有勾魂摄魄的美目，也似乎有点儿呆滞，还有，她的左鼻旁，有一粒比绿豆略小的朱砂痣，但这不能算缺点，反而更增其妩媚。

谁都能想得到，像这样的一位女人，在这种场合中，是必然吸引太多的注意的，尤其是那些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浮滑少年，更是不会放弃这饱餐秀色的机会。

当她袅袅婷婷地经过阊门，走进大街时，两位年约弱冠，却是油头粉面的浮滑少年，立即互相投过一个暧昧的眼色，亦步亦趋地跟了上去。

左边一个咽下一口口水道：“光看看这走路的姿态，我就全身都酥麻了哩！”

右边一个笑道：“我也是……”

左边一个不胜惋惜地接道：“可惜方才我们只注意那红衣女郎，而没有看到这位大嫂的面孔。”

右边一个邪笑道：“不用看，我保证错不了。”

左边一个道：“是的，我也这么想，有着如此美好身材，和醉人风度的女人，她的面孔，是不会不美的。”

右边一个笑道：“我们绕到前面去瞧瞧，可好？”

左边一个有点为难地接口道：“好是好，而且，我也很想绕到前面去瞧瞧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”怎样呢？他可没有接下去。

右边一个讶异问道：“怎么不说下去了？”

左边一个苦笑道：“我的心，扑通扑通地跳得好厉害。”

右边一个笑道：“你是有点害怕？”

左边一个嗫嚅地答道：“好……好像是。”

右边一个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你呀！平常见了漂亮女人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今天却特别反常，见了漂亮女人害怕起来，莫非是在哪个妞儿的裤裆中栽过筋斗不成？”

“笑话！”左边的一个抬手一拍自己的胸脯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凭我这条汉子，会在女人裤裆中栽筋斗！”

右边一个笑道：“既然不曾在女人的裤裆中栽过筋斗，那又有什么胆怯的？”

左边一个轩眉接道：“谁胆怯了！”

“那么。”右边的一个含笑接道：“我们绕道到前面去瞧瞧。”

左边一个挺了挺胸脯，说道：“行！走！”

“走！”

“走”字声中，两人同时快步绕到那青衣妇人前头，再回过身来，由左边一个邪笑着说道：“大嫂好美啊……”

他的话是脱口而出，但话没说完，却是如遇鬼魅似地，

刹那之间，一张俊脸，变成一片死灰，身躯悚悚发抖。看情形，他似乎想转身拔足离去，但他的双腿，却是不听指挥，几乎要当场软瘫下来。

至于右边的那一位，情形也差不多，于脱口惊呼了一声“我的妈呀”之后，就全身筛糠，牙床捉对儿厮打起来。

这可真令人费解，这位青衣妇人，除了美得出奇之外，一点也没甚可怕之处，但这两个浮滑少年，于一见庐山真面目之下，怕成这个样子，莫非是中了邪不成？

更奇怪的是，当这一场令人费解的怪事发生的同时，前前后后的行人，以及街道两旁的闲人，也一齐脸色大变地，立即避开去。

就当那两个浮滑少年被吓得脸如死灰，双腿发软，恨不得地下能裂开一条缝，能够躲下去的刹那之间，那青衣妇人却向着他们二人茫然地问道：“我的心碎了……我的心在流血……你们两个，看到了没有？”

两个浮滑少年瞠目结舌，只有全身发抖的份儿。

青衣妇人逼近一步，尖声问道：“你们能不能补好我的心呢？”

两个浮滑少年不由自主地，同时向后面退了一大步。

那青衣妇人忽然尖声叫道：“我要看看你们的心，是否也是破碎的……”

青衣妇人的动作真是快得出奇。话声未落，惨号随之传出，她的双手中已分别握着两颗血淋淋的心，而两个浮滑少年的尸体也徐徐倒了下去。

青衣美妇那本来是微显呆滞的美目中，忽然异彩连闪，在双手中两颗血淋淋的人心上，来回扫视着，并尖声叫道：

“这就是我的心，哈哈……你们看到了没有，我的心在流血呀！哈哈……”

她，虽然是在笑，但那笑声，却比鬼哭还要难听。

目前这情景，已经是够令人怵目惊心的了，再加上这一串比鬼哭还要难听的笑声，却更令人全身都引起鸡皮疙瘩来。

本来，附近的闲人早就避开了的，自这惨剧发生之后，连两旁的店铺也纷纷关门打烊了，因而偌大一条大街，除了两具死状奇怪的尸体之外，就只剩下青衣妇人这一个活人了。

就当此时，一道人影，由阊门外箭疾地射落在青衣妇人身前，发出一串急促的惊叫道：“娘啊！您又惹祸了……”

“没有啊！”青衣妇人若无其事地将手中的人心丢掉，并在衣襟上擦拭去手中的血渍，淡笑着接道：“我只是看看人家的心，是否也是破碎的。”

这位叫青衣妇人为娘的人，是一位年约弱冠的俊美少年，长得面如冠玉，猿臂蜂腰，配上那条长的身裁，和那一袭白色长衫，显得英姿飒爽，有若临风玉树。

但此刻，他那张本来就是白里透红的俊脸，却是涨得通红，顿足长叹道：“娘！我在路上碰到一个熟人，才谈不到三几句话，你就杀了人了！”

青衣妇人的双目中，又呈现一片呆滞，茫然地接道：“杀了人？谁杀了人呀！”

白衫少年又是顿足叹道：“娘，我们赶快回去吧！还得马上派人来这儿办理善后……”

×

×

×

半个时辰之后，那两个浮滑少年的尸体被抬走了，现场也冲洗干净，已经打烊的店铺，又重新开门营业起来。

就在方才发生惨变的街道的右边，是一座茶馆，茶馆中虽临时打烊而关了半个多时辰的门，但里面的茶客，却并没有离去。

当茶馆重新开门时，又陆陆续续地进入了十多位茶客，其中一老一少两位，似乎还是由外地来卖唱的。

老的是一位年约半百的斑发老者，手中提着一把胡琴。

少的则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，梳着两条长辫，穿上一身翠绿衫裙，面目姣好，皮肤黝黑，貌仅中姿，但一双大而明亮的美目，却是特别动人。

这二位，选了一个较为静僻的座位，各自要了一杯清茶，和一份甜点之后，那绿衣少女却娇声说道：“爹！方才那情形，有多可怕。”

那斑发老者茫然地漫应道：“这世间可怕的事情太多啦！”

绿衣少女接道：“爹！为什么我们所遇上的人，都不肯说明那是什么人呢？”

斑发老者反问道：“你说的，是方才那杀人的疯妇？”

绿衣少女点首接道：“是啊！”

斑发老者轻轻一叹道：“这叫作明哲保身呀！”接着，又正容说道：“丫头，我不知告诫过你多少次了，现在我再再说一遍，以后不许再去打听人家的闲事，以免惹祸上身。”

旁边传来一个破锣似的语声道：“二位说的是方才那一场活挖人心的惨剧吗？”

问话的是一位本地口音的青衫文士，外表看来，倒也有

几分书卷气息，与他同座的还有一位白衫文士。

斑发老者连忙接道：“这位相公请莫见笑，老朽这个丫头，自幼丧母，缺少家教，平常总是不肯听话，见了什么奇异的事，都爱打听一下。”

青衫文士笑道：“年轻人差不多都有这个通病，其实，像方才那惨剧，也没什么惹祸上身的危险，只是一般人都不愿提起而已。”

目光向绿衣少女一扫，含笑接道：“这位姑娘如果想知道方才那青衫衣妇人的身份，我倒可以说给你听听。

绿衣少女似乎是大喜过望地笑问道：“真的。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青衫文士含笑接道：“但我有条件。”

绿衣少女微微一怔，说道：“什么条件啊？”

青衫文士笑问道：“二位是外地来卖唱的？”

绿衣少女讪然一笑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来这儿多久了？”

“今天才到贵地。”

青衫文士笑道：“那真好极了，请听好，我的条件是：拣你最拿手的曲子，先唱给我听，不但说故事给你听，曲资也特别加倍赏赐。”

绿衣少女娇笑道：“那小女子先谢啦！”

青衫文士含笑接道：“不用谢，只要在唱功上多卖点力就行了。”

绿衣少女含笑点首，却向乃父白了一眼，娇嗔地说道：“爹！您是怎么啦？”

原来斑发老者是一副茫然神色，好像是在想什么心事似地。

一直等他的爱女向他大发娇嗔了，才向着青衫文士歉然一笑道：“很抱歉！小老儿正在想一个很棘手的问题，以致怠慢了相公。”

青衫文士笑了笑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不会介意的。”

绿衣少女却向他笑问道：“相公想听点什么呢？”

青衫文士想了想，才含笑说道：“我想听一段‘西厢’。”

绿衣少女娇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元曲可正是我最拿手的。但不知相公要听那一段？”

青衫文士沉思着接口说道：“就唱‘惊艳’一章中的‘元和令’，和以下的两节吧！”

“好的。”绿衣少女娇声应中，斑发老者手中的胡琴已拉起过门，紧接着，一串清脆而又娇甜的歌声，由绿衣少女口中唱了出来：

“颠不刺的见了万千，这般可喜娘，罕曾见。

我眼花撩乱口难言，魂灵儿飞去半天，尽人调戏，

弹着香肩，只将花笑拈。是兜率宫？

是离恨天？我谁想这里过神仙！宜嗔宜喜春风面。”

一曲既终，茶馆中所有茶客，都报以热烈掌声，青衫文士并摇头晃脑地说道：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那得几回闻。”

接着，扭头向一旁的白衫文士笑道：“王兄，此刻我也好像是张君瑞佛殿惊艳，几疑此身已上了兜率宫啦！”

白衫文士却向绿衣少女笑道：“姑娘，这位林相公，平时风流自赏，最是多情，你最好是再来一段‘酬简’……”

青衫文士连忙阻止道：“不行！这种人间绝唱，听多了，会折寿的，还是到此为止吧！”

绿衣少女娇笑道：“那么，相公该说故事啦！”

“是的，”青衫文士含笑接道：“但我应该先给曲资才对。”

说着，探怀取出一块约莫三两多的碎银，递与斑发老者道：“今天，我身上没带整锭银子，请莫嫌弃。”

他说得很客气，但那年头，在这种场合中，一出手就是三两多银子的赏赐，已经很是阔绰的了。

因此，斑发老者接过银子之后，连忙与绿衣少女同声道谢道：“多谢相公！多谢相公！”

青衫文士大笑道：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，现在，我要开始说故事啦！”

绿衣少女娇笑道：“小女子正恭聆着哩！”

青衫文士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对了，在说到故事之前，我该先问你几句话，姑娘仙乡何处？”

绿衣少女娇声脆答道：“小地方‘金陵’。”

“那不是小地方，该算是大地方，也是好地方。”青衫文士含笑接问道：“‘金陵’离这儿不算太远，二位又是跑码头卖艺的人，那么，对于苏州地区的一些有名人物，当不致太陌生吧？”

绿衣少女苦笑着摇摇头，却向乃父投过一个求援的目光。

斑发老者含笑接道：“小丫头年纪轻，平常不关心这些，相公请说说看，也许老朽会知道一点。”

青衫文士神色一整道：“本地有一个在武林中极有声望的人家，也是江南地区数一数二的首富，老丈可听说过吗？”

斑发老者含笑反问道：“相公所指，莫非就是武林四大

家中的陈家？”

“是的。”青衫文士点首接道：“如今的四大家，已等于是名实俱亡了。”

斑发老者脸色微变，嘴唇翕张着，却是欲言又止。

青衫文士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对方的尴尬表情，自顾地接了下去：“方才，那位发疯的青衣妇人，就是武林四大家中目前仅剩的一个活人，也就是陈家的主人陈红萼。”

说到这里，青衫文士忽然“咦”了一声道：“老丈，你是怎么啦！”

原来这时的斑发老者，满脸都是恐怖神色，显得不安已极。

他闻言之后，才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不过，相公这故事，还是不谈也罢。”

青衫文士却含笑接道：“老丈不用担心，我们谈的不过是陈家活着主人，对本地人来说，这位疯妇，是耳熟能详的人物，经常有人谈她，也不曾发生过什么祸事，何况，在下所要说的，又只是现成事实和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而已。”

绿衣少女毕竟年纪轻，只知道好奇，而不会想到其他的事，竟然自作主张地接口道：“那么，相公就请说下去吧！”

斑发老者无可奈何地，苦笑了一下，没有接腔。

青衫文士长叹一声道：“说来，这位陈姑娘，也是怪可怜的。”

绿衣少女讶问道：“怎么？方才那位青衣美妇还是一位姑娘？”

青衫文士点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绿衣少女接问道：“方才，明明有人叫她娘，儿子都这

么大了，怎会还是一位姑娘呢？”

青衫文士苦笑道：“姑娘说得有理，但事实上，陈红萼的确还是一位姑娘。”

“那么。”绿衣少女接问道：“她那个儿子，又如何解释呢？”

一旁的白衫文士插口笑道：“姑娘，未出嫁的姑娘，也不是绝对不能生孩子的啊！”

绿衣少女禁不住俏脸上飞上一片红云，青衫文士却瞪了他的同伴一眼道：“别打岔嘛！”

白衫文士笑道：“好！我不再打岔就是。”

青衫文士重行拾起原先的话题道：“陈姑娘的儿子名陈继志，不是陈姑娘所生，却没人知道她这个儿子的来历。”

绿衣少女“哦”了一声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一顿话锋，又美目深注地接问道：“方才相公说这位陈姑娘很可怜，指的是哪一方面呢？”

青衫文士轻叹一声道：“每一方面都可怜，姑娘试想：一个人拥有富甲江南的财富和傲视江湖的武功，却是疯疯癫癫的，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这样的人，还不够可怜吗！”

绿衣少女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这倒是实在的。”

紧接着，却又注目问道：“相公，这位陈姑娘，究竟有过些什么伤心往事，使得她发了疯之后，还在到处向人诉说她的心在流血呢？”

青衫文士苦笑道：“姑娘，这问题，不但我没法解答，即使你跑遍整个苏州城，也问不出所以然来的。”

绿衣少女接问道：“是不知道，还是不便说，或不敢说？”